

第一章 河灘撿女鬼

謝七郎穿著一身石青色的麻布衣裳，背著竹簍從山上下來。

這裡是青雲山山腳，他抬頭看看天色，此時剛過正午，烈日當空，按照他的腳程，天黑之前應該能到朱家村。

不過他肚子有點餓了，正咕咕亂叫著。

昨晚他夜宿山中，早上他抓了隻野兔，烤熟後吃了一半，剩下一半用寬大樹葉包著，正好再吃一頓。

謝七郎在山上過了兩天一夜，一身臭汗，他知道不遠處有條河，打算過去把自己洗一下，順便解決午餐。

不多時走到了河邊，他放下竹簍，三兩下將自己脫得只剩條褲衩，他身體強健，身材結實有力，衣衫下的肌膚很白皙，和微暗的臉色截然不同。

謝七郎撲通一聲跳入河中，河水微涼，他在水中暢快地游了幾圈，正準備上岸，卻眼尖的發現對岸河灘上似乎躺著一個人。

此河名為漢河，延綿數百里，上游經過許多山中村落，河中偶爾會有動物死屍順流而下，但人類屍體倒是頭一遭，想到自己剛才在和屍體相距不遠的地方游水，謝七郎心中多少有些不適。

他漂浮在水中皺眉遠眺，想著入土為安，他還是做一回好人，將這具死屍埋了吧，這條河再往下會經過朱家村，屍首若是在這裡腐爛汙染了河水，只怕會禍害到村民。

想到這，謝七郎便朝著對岸游了過去，他曾見過無數屍首，斷手斷腳的、無頭的、開膛破腹的，因此並不畏懼。

等游到屍首旁邊，謝七郎發現竟然是名女子，她身上的衣衫雖然破損，但看得出布料華貴，絕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。

女屍仰面躺著，上半身在河灘上，下半身浸在水中，豔色的衣裙在粼粼水中漂蕩，她的臉被凌亂的烏髮遮掩，看不清面目，但謝七郎見她露出的頸部滑膩白皙，想來應當生得不錯。

謝七郎有些惋惜，如此年輕貌美的女子也不知遭了什麼難，就這樣死了。

他爬上河岸，伸手拉住女屍肩膀，將女屍從河水裡拉上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他從前收整過無數屍體，人死後都會變得鐵沉沉的，怎麼這具女屍如此輕盈？該不是在河裡漂太久，已經被魚給啃空了吧？

真是可憐。

謝七郎心中默默感慨，決定等會兒給女屍找個好點的埋屍地，把坑挖得深一些，不讓她剩餘的屍首被野獸刨開吃了。

女屍也不知在河水裡漂了多久，身上衣衫已經鬆散，被這麼大力拉扯衣襟鬆開，露出頸下胸前雪白一片，刺得謝七郎差點花了眼。

他連忙閉上眼睛，嘴裡喃喃念著，「並非有意冒犯，姑娘勿怪。」

說著，他小心翼翼蹲在女屍身側，目光避開女屍胸前，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襟，將她的身子遮蓋好。

謝七郎鬆了口氣，見女子烏髮覆面，他想了想，又對著女屍道：「姑娘，我幫妳整理整理儀容，絕不是有意冒犯。」

說罷，他伸手輕輕將烏髮撥開，在瞧清女屍容貌的那刻呼吸一滯。

女屍緊閉雙眼，卻看得出五官精緻秀美，她在水中泡了那麼久，臉上卻沒有變形，只是臉色有些蒼白，她生著一張鵝蛋臉，眉黑如遠黛，羽睫纖長濃密，鼻尖小巧秀挺，雙唇泛白卻圓潤。

在水中泡了這麼久還有如此姿色，謝七郎可以想像她若是活著又精心裝扮下，會是何等天香絕色，可惜她死了。

這一刻，謝七郎真心實意的生出了幾分憐憫，心想一會兒埋好後，撿幾塊石頭給她當墓碑吧。

謝七郎想完又游回對岸，將衣服、鐵鋤裝在竹簍裡，一手舉在頭頂奮力游了回來，怕將衣服弄髒，他便只穿個褲衩，拿著鐵鋤在岸邊遠點的位置找了個地方，掄起鋤頭就開始挖。

這個鋤頭是用來挖草藥的，只有兩尺長，用來挖大坑頗為費力，謝七郎光著膀子在烈日下挖掘，周身很快起了一層薄汗。

想著那可憐的女屍，謝七郎沒有放棄，又挖了半個時辰，終於挖出了一個能埋屍的大土坑，他從土坑裡爬出來，身上的汗水和泥土混在一起，顯得有些狼狽，於是他又跳下河洗了一遍。

爬上岸，謝七郎走回女屍身側站定，正準備彎腰將她抱起，怎料他踩上了一枚圓潤的鵝卵石，腳下重重一滑，直接撲向女屍！

謝七郎驚得瞪圓眼睛，此女就算是絕色佳人那也已經死了，他可不想和屍體有什麼親密接觸。

電光石火間，謝七郎伸出雙手撐在女屍兩側穩住身形，正暗暗鬆了口氣，卻猛地發現自己的臉正在女屍面部上方，相距不足一寸，若是他再往下一分，雙方的鼻尖便會相碰。

謝七郎倒抽一口氣，正準備要起身，卻瞧見女屍捲翹的睫羽微動，像是黑蝶的翅膀般慢慢撲閃著張開，睫羽之下是一雙烏黑透亮的眸子，此時眸中泛著氤氳水光，迷迷茫茫地望向他。

謝七郎心跳停滯，甚至不敢呼吸。

女子腦中一片空白，片刻迷茫後她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——一個半張臉鬍子拉碴的男人正壓在她身上。

她目光微微向下，發現男子裸著上身，當即又震怒又惶恐，她不顧此時的虛弱，目光凶狠地瞪著男人呵斥道：「淫賊！」

她自以為很大聲，但卻因為身體虛弱以致聲音極其微弱，毫無氣勢。

謝七郎劍眉微挑，詫異之後很快搞明白了，女屍是活的，哦不，這女人還沒死，而且她好像誤會自己了。

他從女子上方退開，正想解釋，低頭卻瞧見自己身上只穿了條褲衩，也難怪女子會誤會他。

「妳誤會了。」謝七郎窘迫萬分，他訕訕解釋，但顯然很無力。

女子依舊惡狠狠瞪著他，「淫賊，你要是敢動我一下定會死無葬身之地！我爹、我爹是……」

她正要放狠話威脅男人，卻發現腦中空白一片，她爹是誰來著？她又是誰來著？

女子陡然瞪大眼睛，不是吧，她怎麼一點都想不起來，難道她失憶了？

驚怒交加之下，本就虛弱的女子再次暈了過去。

謝七郎一時有些無措，人既然活著就不能埋了，可惜他花那麼多功夫和力氣挖了那麼大一個坑，也怪他這兩年腦子鈍了，沒有先查看一番女子的情況。

謝七郎歎了口氣，隨即又打住自己這點不捨的心思，人家還活著是好事，他怎麼能惋惜挖的坑沒用上呢？

女子雖然還沒死，但如果繼續放在這裡不管，過不了多久就會死，這讓謝七郎有些苦惱。

若是具屍體，他埋了就一了百了，沒有後續的煩惱，但如今是個活人，還是個好看的女人，他救回去不知道得多麻煩。

謝七郎目光幽幽，此時天色已不早，他是別想在天黑前趕回家了，而且下山的道路崎嶇難走，帶著一個昏迷的女人想想都煩。

算了，先填飽肚子，有了力氣才能搬得動女人。

謝七郎穿好衣裳，俐落地撿起樹枝樹葉生火，將早上吃剩的半隻兔子加熱。

正值午後，河邊微風徐徐，肉香四溢，女人悠悠轉醒，這次沒有男人遮擋，她被刺目的日光照得眯了眼。

緩過神來，女子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模糊不清的記憶中有人喊她顧雪卿。

她想到之前的情景，一個虎背熊腰、滿臉鬍子的男人光著身子意圖對她不軌，顧雪卿驚慌萬分，想要起身查探自己的身體，不料剛動一下右腿便傳來劇痛！

她痛得眼前一黑，身上驟然失力，整個人又躺了回去，幸好她身下是泥土，倒是沒再受傷，只是她也不敢再亂動。

「妳右小腿的骨頭斷了。」一個低沉的男子聲音響起。

顧雪卿低低驚叫一聲，忍著右腿隱隱傳來的痛楚，用軟綿綿的雙手努力把自己撐起來一點，循聲望過去，只見不遠處河灘上，那名臉上滿是鬍鬚的男子正坐在一塊石頭上，手裡舉著塊肉在啃，這次他穿了衣裳。

顧雪卿不知道這是哪裡，一眼望去只有荒山河流，荒僻寂寥，此情此景讓她心中頓生寒意，腦中莫名生起一個念頭：野人啃食生肉！

等等，他啃的該不是自己的肉吧？

顧雪卿急忙去看自己的右腳，只是腳被衣裙遮蓋，並不能看到什麼，她卻覺得自己想得沒錯，猛地望向男人，眸光驚恐，身子止不住地戰慄。

雖然女人什麼都沒說，但謝七郎見她神色，看出了她在想什麼，雖然她神情像是被嚇到的麋鹿一般，楚楚可憐地讓人憐惜，卻也讓人惱火。

他曾經也被人稱作玉面戰神，如今竟被誤會他吃人肉？

謝七郎摸著自己下顎的鬍鬚，陷入沉思，或許朱照說得對，他該把這鬍鬚剃了。

「這是兔肉。」他用難以言喻的目光掃了顧雪卿一眼，沉聲道。

說罷，還揚起手中的兔腿好讓顧雪卿看個清楚。

顧雪卿這才鬆了口氣，她現在急切想弄明白自己的狀況，她怎麼會在這？她怎麼失憶了？這是哪兒？這野獸一樣的男人是誰？

那麼多問題，她卻無法問出，因為她現在沒有一絲力氣，肚子還餓得咕嚕咕嚕叫。她看著野人手中的兔肉，口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津液，然後又不由自主的吞嚥了一下，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，顧雪卿僵住，覺得丟臉至極，臉上泛出兩朵紅雲。她、她怎麼可以這樣？

雖然失去了記憶，一時想不起自己的身分，可顧雪卿堅信她出身高門富戶，是個矜貴優雅的大家閨秀。

美人嬌羞總是賞心悅目的，雖然女人比女屍麻煩，但謝七郎被眼前美色所迷，總算起了一丁點憐香惜玉的心思。

於是，他望向女人問：「妳要吃嗎？」

顧雪卿聞言心中惱怒，心想但凡一個知書達禮的男子，此時便應該主動將兔肉捧到她面前，柔聲細語的送給她吃，不過再看男子衣著打扮定是粗俗不堪的鄉野村夫，又怎會知道身為君子該有的禮儀和謙讓呢？

顧雪卿心中鄙夷，高傲道：「不吃。」

謝七郎哦了一聲，低頭啃兔肉，不再搭理她，他大口咀嚼，不多時就將半隻兔肉吃光了。

隨後，他去河邊洗了臉和手，再次走到顧雪卿身邊，聲音低沉，「再過兩個時辰天就黑了，到時氣溫下降，這裡會很冷，也可能有野獸，妳是要繼續留在這裡還是跟我走？」

謝七郎每說一句，顧雪卿就哆嗦一下，當他說完整段話，她已經面色泛青，精巧圓潤的唇瓣顫抖著，卻一個字都沒說。

謝七郎有些不耐煩，「妳不走，我要走了。」

顧雪卿嚇得雙眸泛起霧光，可憐兮兮地望向他，「我、我腿斷了，我走不了。」

謝七郎點頭，「我知道，我背妳。」

他自然不會丟下這個女人，剛才那些話不過是讓她服軟，否則一會兒他背她，她又要罵他淫賊。

謝七郎扶著顧雪卿坐好，正準備蹲下背起她，卻耳尖的聽到一聲咕嚕嚕，他自然明白那是什麼聲音，心中暗笑，這女人嘴硬，肚子倒是很誠實。

他看得出她出身不俗，必然是矜持的性子，倒也不出言奚落，只是從竹簍裡掏出個果子遞給她，「吃吧。」

這是個不足她手掌大的青色果子，顧雪卿之前從未見過，她猶豫著伸手，「這果子是什麼？洗過了嗎？」

「妳愛吃不吃。」謝七郎冷笑，說罷就要收走果子。

顧雪卿腹中饑餓，顧不得那麼多，伸手就要搶，如玉一般的手指抓住男人微黑的手指。

感受到那又軟又涼的觸感，謝七郎驀地一僵，急忙將果子往她懷裡塞，然後迅速抽回了手。

顧雪卿拿著就咬了起來，這青果看著賣相不佳，卻爽脆可口，她小口小口咬著，不一會兒就吃完了一顆。

見此，謝七郎又從竹簍裡掏出一顆果子。

別看顧雪卿長得一張櫻桃小嘴，啃起果子來卻像隻餓極的兔子，嘩嚟嘩嚟啃得飛快，不一會兒功夫就啃了三四顆。

謝七郎又把水袋給顧雪卿，讓她喝了幾口水，見她面色不再死氣沉沉，便道：「我這就背妳下山。」

「多謝。」吃人嘴軟拿人手短，顧雪卿吃了野人的果子、喝了野人的水，語氣也緩和了幾分，她見這個野人還算好說話，忍不住問：「我……我怎麼會在這裡？你是誰？」

謝七郎正要蹲到顧雪卿身前，聽她這麼說不禁詫異地瞪大眼，「妳怎麼在這，妳自己不知道？」

「我、我有些記不清了。」

「妳失憶了？」謝七郎大吃一驚。

這下糟了，這女人失憶了，他就沒辦法為她尋找父母家人，如此一來不就成了燙手山芋，要黏在手裡甩不脫了？

果然還是屍體好！

顧雪卿咬著唇，遲疑道：「也不盡然，方才隱隱記起一些過往畫面……」

「那妳可知道妳是誰？家住何方？」謝七郎急忙問。

顧雪卿搖搖頭。

謝七郎一臉懊惱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把她帶回朱家村再說吧。

「腳能動嗎？」

剛才女子昏迷的時候，謝七郎略略檢查過她的身體，發現她右小腿斷了，像是從高處跌落，撞到了堅硬的石頭，這傷耽誤不得，得趕緊帶她下山醫治，不然以後就是個瘸子了。

斷骨的疼痛不動時還好，動起來只怕難以忍耐，尤其她一副矜貴嬌氣的模樣。

顧雪卿知道自己此時只能依靠這個滿面鬍子的野人，她微微點頭，試著想要動動腿，結果剛一動右腿，小腿處便傳來尖銳、劇烈的疼痛。

她低呼一聲，白瓷一般的齒緊緊咬住唇瓣，原本就不太好的臉色頓時青白一片，額間還泛上了一層薄汗，看來剛才的劇痛不僅僅是她突然移動這麼簡單。

謝七郎皺眉，這女人已經很虛弱了，若是直接這樣將她背下山，只怕她半路就要疼死，於是他望向她，「妳腿骨斷了，我用木棍簡單固定一下，這樣挪動的時候就不會很疼。」

顧雪卿疼得幾乎要暈死過去，只得點頭，「好。」

下一刻，謝七郎伸手就去掀開她的下裙。

顧雪卿驚叫一聲，「你做什麼！淫賊，你敢！」

又被罵淫賊的謝七郎心裡有點惱火，先前那次他光著膀子，冒犯了她就算了，現在他可是提前徵求她允許的。

他青著臉，目光沉沉，「妳不把腿露出來，我怎麼幫妳固定？」

顧雪卿咬著唇，神色遲疑糾結，「……那你不許亂看，不許亂碰！」

謝七郎呵了一聲，「妳想多了，對我來說，幫妳治腿同幫牛馬治腿沒什麼區別，唯一不同的是牛馬不會不識好歹罵人。」

顧雪卿聞言氣得發抖，但如今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若是得罪他，她怕他對自己做什麼，或者乾脆將自己扔在這裡，那樣她就真的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了。

因此，她不敢再隨意出言責罵，只是垂著頭道：「今日你救了我，來日我家人必有重謝。」

謝七郎詫異挑眉，「妳不是記不起自己是誰，家住哪裡了嗎？」

既然如此，他找誰要賞銀？

「……興許過幾天我就記起來了。」顧雪卿神色微僵，低聲囁嚅，她見這村夫一臉不置可否的模樣，又急忙道：「你看我身上衣飾，定是出身富貴，到時候定有你這輩子都花不完的銀子。」

謝七郎聞言不做聲，只是蹲在她身邊，掀開她的裙襬，十分有分寸的只露出她膝蓋以下的部分。

顧雪卿面上泛出一抹紅暈，她雙手握緊，指甲刺進手心，一半是因為羞赧，一半是因為疼痛。

在河水漂流許久，她腳下的鞋襪早就沒了蹤跡，女子玉足白暫小巧，越發襯得他一雙手黝黑粗糙，謝七郎掃了一眼，略略一對比，只覺得她的足還不如他手掌大。

真白、真小、真嬌，一看就是嬌生慣養出來的，難怪一副矜貴倨傲的模樣。

她裙襬撕裂了幾處，不過身上雪色的綢褲倒是完好，濕淋淋地貼在她小腿上，小腿有一段不正常的微折，看得顧雪卿頭皮發麻。

謝七郎單膝跪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將她右腿的褲腿捲開，然後站起身，打算去遠處尋幾根合適的木棍為她固定腿。

顧雪卿見男人要走，頓時惶恐不安，生怕他將自己獨自一人丟在這，她音色顫顫地問：「你去哪裡？」

謝七郎詫異地看了她一眼，女子眸中氤氳著水霧，霎時又顯得可憐楚楚，不復之前的驕矜和傲氣，覺得好笑，「我去找幾根合適的樹枝給妳固定腿。」

眼看天色不早，謝七郎加快動作，他選好了幾根樹枝，用匕首削得光滑筆直，然後回到顧雪卿身邊蹲下。

望向顧雪卿已經破損撕裂的緋色裙襬，他直接上手就撕，滋啦一聲將她的裙襬撕下一長條。

顧雪卿目瞪口呆地望著他，顯然被他此舉驚到。

眼看她又要罵人，謝七郎趕緊道：「我需要布條來固定，當然用妳的衣裙。」

他說得理所當然，他好心救她已是仁至義盡，難不成還要奉獻出自己的衣裳？

顧雪卿握緊拳頭，心中氣惱，但也明白他做得沒錯。

謝七郎又從裙襬上撕下數條布條，準備好東西之後，他望著顧雪卿嚴肅道：「一會兒我要將妳的腿骨固定，會很疼。」

顧雪卿咬著牙點頭。

謝七郎不再耽誤，立即伸手握住顧雪卿的右小腿，他捏了兩下找準位置，同時聽到她因為劇痛而忍不住的低低痛呼聲，他下顎繃緊，雙手同時用力一扭。

顧雪卿嗚咽一聲，渾身癱軟下去，這是生生疼暈了。

謝七郎心想也好，不然路上還有她疼的。

他動作俐落，用樹枝、布條固定好顧雪卿的斷腿，然後將人背負在背上，因為顧雪卿腿受了傷，他不能勾著她的腿，只得一手托著她的臀部，一手拎起竹簍。

女子身姿輕盈，謝七郎半點不吃力，就是覺得怪不自在的，他從未如此親近過女人，只覺得她貼在自己背上真輕、真軟，手掌心的觸感更是軟綿一團。

嘖，此時她若是醒著，定然又要痛罵自己是淫賊了。

謝七郎搖搖頭，不再管這些旖旎的思緒，腳步飛快地往南走。

日落西山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謝七郎到了河下游的一座石橋，通過石橋再往下走個七八里就是朱家村了。

謝七郎剛過了石橋，便瞧見泥土小路下面走上來一個人，正是朱照。

朱照一路小跑著往謝七郎這邊來，「謝大哥，你怎麼這個時辰還沒回村，我的魂都要嚇沒了！」

兩年前，朱照解甲歸田回老家，謝七郎便同他一起回了朱家村。

朱照二十六七歲的年紀，長著一張方臉，生得粗壯結實，他實際上比謝七郎還大上兩歲，不過因為在軍中謝七郎是他的上峰，故而回鄉後朱照仍喊他一聲大哥。

「瞎擔心，我不過上山摘個草藥，能有什麼事？」謝七郎不以為意。

朱照跑得氣喘吁吁，一面擦汗一面放慢速度，「謝大哥，你不把自己當回事，我能嗎？下次上山，還是讓我陪你……」

朱照忽然怔住，像是被掐住了脖子，臉上焦急擔憂的神色也僵住，只是一對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，「謝大哥，你背後是什麼？」

謝七郎面色淡淡，「女鬼，我從河裡撈的。」

朱照差點驚掉下巴，「什麼？」

「一個漂亮的女鬼。」他邊說邊將手裡的竹簍扔給朱照，「你去隔壁村把老大夫請來，女鬼腿斷了，需要看看。」

朱照木木的接過竹簍，神色呆滯，「女鬼也要看病嗎？」

謝七郎神色微妙，目光沉沉，「她詐屍了。」

第二章 這女人是麻煩

入夜後，謝七郎才回到朱家村，他就住在朱照家隔壁，靠著朱家單獨造了一處小院，院中有三間屋舍。

謝七郎將女子背回家，暫時將自己的房間讓出來，朱照去請大夫還未回來，他就去找朱照的母親朱大娘幫忙。

謝七郎在朱家隔壁住了兩年，雖說他長得人高馬大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但他是朱照的同袍，且謝七郎對朱照有過救命之恩，朱大娘對他本就感激不盡，加上謝七郎還經常將自己打來的山雞野兔分給朱家，朱大娘更是喜歡這個後生了。謝七郎過來敲門求助，朱大娘雖然有些驚訝，但很快應下，帶上一身自己的乾淨衣裳過來，等瞧見躺在床上的姑娘，她驚得眼睛都瞪圓了，「老天爺，七郎，這該不是你撿來的仙女吧？」

他們青雲山一帶自古有一個傳說，仙女下凡在青雲山遊玩時遇到了獵戶，獵戶卻認為仙女是山中精怪，嚇得拔腿就跑。

見凡人如此嫌棄她，仙女心中不甘，便日日在山中等候獵戶，一來二去就和獵戶看對眼了。

朱大娘瞧著貌美的睡美人，又瞧瞧一臉鬍子的獵戶，心想這不正好和故事對上了？謝七郎不曉得朱大娘腦中的那些想法，指著昏睡在他床上的女人道：「麻煩朱大娘給她換身衣裳，她腿斷了，大娘小心些。」

朱大娘驚了，「腿斷了？仙女怎麼會斷腿呢？」

謝七郎一臉莫名其妙，沒多說什麼，轉身走出屋子去了灶房，灶房其實就是屋子邊搭了一個棚子，砌了一個灶臺，放著一只木櫃。

灶臺內的火已經滅了，卻還有餘溫，朱照原本以為謝七郎日落前會回來，提前將飯菜送過來熱在了灶上。

謝七郎廚藝不佳，也不耐煩這些瑣事，所以平日裡朱大娘會多做一份飯菜送過來給他吃，作為回報，他會給朱大娘銀錢。

謝七郎三兩下扒光了飯，正好朱大娘也給顧雪卿換好衣裳出來。

「那姑娘衣裳裡外都濕透了，你是從河裡撈的她嗎？」她這會兒已經冷靜下來，覺得這姑娘大概不是仙女，而是落難的小姐，被謝七郎給救了。

想到這，朱大娘心思活泛起來，朱家也不知道是撞了什麼霉運，她三個兒子全找不著媳婦兒，大兒子帶回的軍中同袍也是個光棍，一想到朱家連帶著謝七郎一共四個光棍，她就經常犯愁，如今忽然有了個姑娘，自然得好好把握一下。

謝七郎正在灶房洗碗，聞言點點頭，「朱大娘，她是個姑娘，住在我這裡不方便，勞煩妳收拾間屋子給她住，若是騰不出來讓朱照住我這裡也行。」

聞言，朱大娘就拉下臉，「你怎麼這麼呆呢？大娘我活了這些年，十里八村的漂亮姑娘沒一百也瞧過八十，但這樣好看的我是頭一回見。七郎啊，你長點心，好好照顧人家啊，大娘看得出這姑娘不是窮人家出身，但你也不差，又救了人家，你好好照顧著，日久就生情了。」

謝七郎皺眉，自然不願，家裡多了個姑娘，還是個壞脾氣的姑娘，不知要平添多少麻煩。

「這樣不好。」

朱大娘內心恨鐵不成鋼，偏偏想罵謝七郎呆又不敢。

「大娘說好就是好，總之，這姑娘住在你這裡剛剛好。啊，她醒了一定會很餓，我去給她煮碗蛋花湯。」她說罷就出了謝七郎的院子。

謝七郎頓時苦惱更甚，他就知道，好看的女人麻煩多。

過了大半個時辰，朱照牽著一頭驢子將隔壁村的老大夫請來了。

老大夫姓安，原先是在鎮裡經營醫館的，後來年紀大了，將家業交給兒子，自己跑來山裡頤養天年。

來朱家村之前，朱照已經將事情原委告訴了安老大夫，安老大夫進了屋子，仍被顧雪卿的容貌驚了一下，好在他見多識廣，立即定下心來為顧雪卿查看斷腿。

片刻之後，他走出屋子，對候在外面的兩人道：「你接骨很準，不必重新接了。」

謝七郎微微點頭，「多謝。」

「好好休養個把月，她就可以慢慢下地走路了……畢竟是斷過的腿，想要恢復如初是不可能的，但正常走路還可以。」

安老大夫又交代了一些進補和注意事項，謝七郎聽得頭大，他將昨日採摘回來的草藥悉數送給安老大夫作為酬謝，喜得安老大夫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線。

末了，安老大夫離開之前望著謝七郎欲言又止，最後低聲道：「這姑娘生得太美，怕是個麻煩，等她稍微好轉趕緊送走。」

這樣貌美的女子，腿斷了又在河裡漂著，指不定遇到了什麼骯髒事情，她雖然無辜可憐，但他們這些百姓村婦自顧不暇，哪裡能管這種事，安老大夫知道謝七郎是個厚道人，忍不住交代一句，就怕他被美色所迷。

謝七郎點頭，「多謝安大夫掛心，我會小心處置她的。」

等她腿好點，就讓她麻利地滾蛋！他在心中暗暗下了決定。

顧雪卿這一覺睡得昏昏沉沉，身上的疼痛讓她無法靜心安睡，她處於一種半睡半醒之間，卻又作了許多夢。

無數模糊的畫面在她腦中一閃而逝，夢中她身處一間佈置精緻華美的屋舍內，與一名衣著精美華貴的婦人坐在榻上，可惜她瞧不清婦人的模樣，只能聽著她對自己絮絮叨叨。

「卿卿這麼美，將來定能尋個好夫婿，他不但家世要好，模樣、品行都得仔細挑一挑，卿卿別害羞，爹娘定會好好為妳挑選。」

「怎麼又偷懶不肯練琴了？若是嫁到顯貴人家，琴棋書畫都得會一點，不然只會讓人笑話。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顧雪卿因為腿疼和腹中饑餓漸漸轉醒，當她睜開眼，藉著熹微晨光看清楚自己的處境時，有些迷茫。

這是一間讓她倍感陌生的屋子，地上是夯實的泥土，牆面似乎是泥土糊的，屋內空間不大，她身下的床、中間擺放著桌椅，靠牆那裡還有幾只木箱子，除此之外別無他物。

一眼望去，顧雪卿心中唯有粗陋、寒酸四個字能形容。

她腦中慢慢回想起之前的記憶，心中了然，一定是那個鄉野村夫將她安置在這裡，

這大概就是他的家了。

顧雪卿又想起夢中的華美香閨，頓時心中一陣失落，幸好她身上蓋的青色被褥雖然樸素了些，但好歹乾淨整潔沒有異味。

她得趕緊恢復記憶，好讓父母將她接回家中，這樣的破屋子她一天也住不下去。正當顧雪卿心中歎息之際，漏風的木板門被吱呀一聲推開了，她不敢挪動身體，掙扎著抬起頭循聲望過去。

背著天光，男子面目隱在陰暗處，顧雪卿瞧不清楚他的模樣，他身形高大得像是一座山，進門的時候甚至要微微低頭。如此魁偉健壯的男人讓她心中一個激靈，不由自主的緊張害怕起來。

謝七郎往裡走了兩步，見女子眸光驚恐，便定住了腳步不再靠近，開口時聲音微沉，「自己能坐起來嗎？」

聽到這個聲音，顧雪卿便知道他是那個村夫了，這時窗戶透進來的光灑在男子臉上，昨天她又驚又懼沒仔細看，今日一看，發現他上半張臉生得還不錯。

濃眉似劍、黑眸如墨泛著光，身姿挺拔如松，看著隱隱透出一股威武、沉穩之氣，不像是山野村夫，倒像個軍武之人。

顧雪卿打量著男人，陡然想起昨日她第一次甦醒時瞧見了男子健碩光裸的上身……她臉上陡然爆紅，低下頭不敢再看。

謝七郎見她如此狀態，只當她傷得糊塗，也不在意，再次問道：「妳能坐起來嗎？」

顧雪卿微微點頭，雙手撐在身子兩側想要坐起來，奈何雙手軟綿無力，右腿又疼痛難忍，她掙扎得滿頭薄汗，低呼一聲又躺了回去。

這時，顧雪卿才後知後覺的發現她換了一身衣裳……

謝七郎走到床邊，伸手握住女子削瘦的肩膀，正打算將她扶起，就見她雙手環住胸前，失聲尖叫，「你走開！」

謝七郎開始懷念從前，那時屬下們都在背後議論說他不近女色，可能是因為不行、也可能是因為喜歡男人，不管是何種揣測，都比三番五次被當做淫賊好。

他默默收回手，目光沉沉地望著顧雪卿，語氣無奈，「我只是想扶妳起來。」

她餓了那麼久，再不起來吃東西只怕要直接餓死。

顧雪卿一雙大眼瞪得圓圓，眸中噴出怒火，「我才不信！我的衣裳呢？是你給我換的衣裳？」

聞言，謝七郎鐵青著臉，「是隔壁大娘幫妳換的，妳的衣裳也是她的。」

顧雪卿一怔，望著男人的目光霎時變得心虛起來，很快撇開目光不敢再看。

「妳不放心我大可以離開。」謝七郎冷聲道。

救了這個女人給自己惹了一堆麻煩不說，這女人還張嘴閉嘴就冤枉他，實在令人惱火。

而他這輩子，最恨的就是被人冤枉。

聽謝七郎這麼說，顧雪卿急了，大大的黑眸又泛上了水光，「大哥，剛才是我誤會你了，你看我腿都斷了，怎麼走得了？你既然救了我就好人做到底吧，我、我昨晚已經想起了一些事情，很快能回想起自己是誰，屆時家中一定重金酬謝！」

謝七郎壓根不在意什麼重金酬謝，聽她說想起了一些事情，心中跟著輕鬆了兩分，好歹是看到希望把她送走了。

「妳想到了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叫顧雪卿，家中父母健在，家境寬裕。」她重重的咬著最後四個字。謝七郎眼底閃過一絲不屑，又問：「可記得妳父母姓名，家住在哪？」

顧雪卿搖頭。

謝七郎聽了歎氣，這女人該不是怕自己扔了她，說些謊話矇騙自己吧，她難道真以為自己救了她是貪圖她的銀子？

「妳自己坐起來吧，我去端粥。」謝七郎說罷，轉身走出了屋子，一大早朱大娘送來一碗肉糜粥，說是給顧雪卿補身體的，眼下正擱在灶上熱著。

謝七郎從蒸籠裡取出肉粥，端進屋子，他一手端著碗，一手捏起木桌一角，那木桌彷彿沒什麼重量，被他輕飄飄提起，又輕飄飄放在了床邊。

顧雪卿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一陣後怕，心想再也不能得罪這個村夫了。

謝七郎挪好桌子，把碗擱在木桌上，「吃吧。」

顧雪卿早就餓壞了，此時聞到肉粥的香味更是忍不住，她小心翼翼地傾著身子，伸手去搆瓷碗，不想纖纖細指剛碰觸到碗邊，她便小小驚呼一聲，猛地縮回了手。謝七郎的眉心都擰成了山峰，忍不住瞪她，「又怎麼了？」

該不是吃個粥也要人餵吧？

真是比嬰兒還麻煩，至少嬰兒不會罵人。

顧雪卿抬首望他，那雙黑玉石一般的眸中又噙滿了淚水，委屈極了，「好燙。」

謝七郎憋著一口氣，忍了又忍才沒將她拎起來扔出去。

他就知道好人做不得，做了好人麻煩多，那碗他端來好好的沒事，她竟說燙？

謝七郎也不管她，轉身走出屋子，生怕自己被這女人給氣死。

正值春末夏初，今日日頭正好，謝七郎就把還未曬乾的草藥放在簸箕上，擱在院子的石頭上曬。

不多時，朱照來了，雙手遞給謝七郎一個荷包，「謝大哥，之前曬好的那些草藥昨天我二弟拿去鎮上賣了，得了三兩銀子。」

謝七郎接過荷包，從中取出一塊約莫一兩重的銀塊給朱照，「替我交給你娘。」

朱照連連擺手，「哪要得了那麼多，謝大哥你上個月就給多了，這次就不用給了。」

謝七郎面無表情看他，目中隱隱透出威懾。

朱照無奈，只好伸出兩手接了那塊銀子，自打謝大哥跟著他回鄉後，他家就日益闊綽起來，只是謝大哥的銀子他是真不敢要啊！

「你幫我同你娘說說，讓這姑娘去你家養傷，她和我住在一起多有不便，我每月額外再給她辛苦費。」謝七郎思來想去，還是覺得不能把顧雪卿留在身邊。

他雖然只和顧雪卿接觸不到一日，但已經預感到這女人是個麻煩精。

聞言，朱照一臉苦相地哀歎著，「謝大哥，你這真是為難我了，剛剛我娘還交代我這些天少來找你，讓你好好和人家姑娘相處……總之，我娘是絕對不願照看這姑娘的。」

謝七郎按了按額角，「你娘又不是媒婆，她操這份心做什麼？」

「謝大哥你別生氣，我娘也是一片好心，她以為你沒有父母，與我又有救命之恩，就把你當晚輩看，她說……」朱照小心翼翼地瞅了謝七郎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「她說什麼？」

「她說你一把年紀，又總是看不上村裡的姑娘，這姑娘是老天爺可憐你，送給你的媳婦兒。」

謝七郎一臉生無可戀。

「謝大哥，我走了，你需要什麼喊我就是了，一會兒我把午餐再送來。」朱照不敢多留，生怕耽誤了謝大哥和姑娘相處被自己老娘罵。

謝七郎再進屋的時候，桌上的碗空了一大半，那叫做雪卿的姑娘正坐在床上，低頭撥弄自己的手指。

謝七郎瞧了一眼，發現她兩根手指指腹紅紅的，好像真的是被燙了？

見有人進來，顧雪卿抬頭去看，她好像哭過了，眼眶紅紅的，也不知是不是謝七郎看錯了，總覺得那雙烏黑眸子帶了一絲譴責的意味。

謝七郎當做沒看見，朝著屋裡的木箱走去，這間屋子暫時要給顧雪卿住，他準備把自己的衣物和用品搬到隔壁屋子。

他彎腰搬起木箱，剛走兩步就聽到女人輕不可聞地道：「我想解手。」

謝七郎身體猛然一僵，手上一個失力，木箱從手中滑落，狠狠砸在了他的腳背上，他強忍著腳背上火辣辣的疼痛，面無表情的將木箱子重新搬起，轉身目不斜視的朝著門口走去，在邁出門檻之前平淡無波地道：「我去叫朱大娘來幫妳。」

謝七郎很快把木箱放到隔壁房間，又跑去喊朱大娘。

朱大娘正在院中餵雞，奇怪地問：「有什麼事情你不能幫忙的？七郎，人家姑娘斷腿又失憶了，你別欺負人家。」

謝七郎有苦說不出，他何時欺負過她了，明明倒楣的那個人是他，但姑娘家的私事謝七郎不好明白說，只能催著朱大娘去照看。

謝七郎人高馬大，又生得頗有些威嚴，朱大娘也不敢真把他當做自己兒子教訓，便隨謝七郎回了家。

朱大娘一進屋，見著了清醒的顧雪卿，頓時驚歎連連，昨晚這姑娘昏睡的時候她就覺得美若天仙，如今醒了，一雙眼睛黑亮黑亮的，說不出的動人心魄。

顧雪卿眼中含霧，面帶紅霞，悄聲告訴朱大娘她的難堪。

朱大娘恍然大悟，「原來如此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姑娘別害羞，來，我背妳去茅房。」

顧雪卿趴到朱大娘背上，纖白的手垂落在朱大娘身前，朱大娘定睛一看，「咦，姑娘妳這兩根手指尖怎麼是紅的？」

顧雪卿有些羞赧，低聲解釋，「燙的。」

朱大娘正好背著顧雪卿出門，聞言忍不住瞪了立在門口不遠處的謝七郎一眼，「你也真是不當心，這樣一個嬌弱姑娘，第一天你就把人家手給燙了！」

謝七郎真的好冤枉。

朱大娘把顧雪卿背到屋後的茅房，也幸虧謝七郎素來愛潔，經常請村民來打掃，

茅房還燃了驅蟲的藥草，因而並無異味。

朱大娘對此很不屑，覺得謝七郎不整理自己儀容，卻花那麼多心思整理茅房，完全就是腦子進水，當然她也只敢在心裡吐槽。

顧雪卿盯著茅房中間那個坑，雙眸瞪得大大的，完全不曉得應該怎麼辦，她現在腿傷著，根本蹲不下去呀。

朱大娘也很快反應過來，一拍腦門，「哎呀，我忘了，妳腿傷著呢！姑娘妳等著，我去給妳找個盆子。」

朱大娘出去後立刻把這事告訴了謝七郎，「七郎啊，姑娘腿傷著不方便，你找個小木盆吧。」

她本就是鄉野婦人，又打定主意想把謝七郎和顧雪卿湊一對，並不覺得提這事有什麼不好意思。

朱大娘嗓門大，扶著牆站在茅房裡的顧雪卿聽得面紅耳赤，恨不得挖個坑把自己埋了。

謝七郎依舊一臉面無表情的模樣，他進了堆放雜物的屋子，翻出一個小木盆遞給了朱大娘。

朱大娘接過木盆，笑呵呵道：「這個好。對了七郎，要不你給姑娘買個恭桶吧。」

謝七郎周身一僵，沒有理會朱大娘。

茅房內的顧雪卿絕望地閉上眼睛，怎麼辦，她以後還有臉做人嗎？

要不等她恢復記憶，到時候讓爹娘多給這村夫一些銀子，讓他保密？

事後，朱大娘背著顧雪卿回了屋內，又去水缸打水想給她洗漱一下，這麼好看的姑娘，就這樣放著不管實在是暴殄天物。

朱大娘用了謝七郎洗臉的木盆，還逼著他找了塊嶄新的布巾，從大水缸裡舀了水，正準備端進去給顧雪卿洗漱的時候，她瞥見謝七郎還像個木樁子一樣站在院子裡，心中直歎氣。

「七郎，你把木盆端進去吧。」朱大娘說著就要把木盆往謝七郎手裡塞。

謝七郎像是被馬蜂螫了一樣，瞬間往後蹦了一大步，臉上神情難以言喻，半晌後艱難開口，「朱大娘，麻煩妳把那位姑娘接到妳家照看，我可以給妳……」

「不行。」朱大娘一口回絕，「你快把盆拿進去吧。」

謝七郎抿唇，死活不肯。

朱大娘無法只好自己去。

顧雪卿漱了口，淨了面，整個人更加水嫩光潔，她在水裡泡著的時候頭上的簪飾早就被沖走了，見她披頭散髮的模樣，朱大娘回家取了自己的一支木簪子，幫顧雪卿簡單挽了個髮髻。

「雪卿啊，別看著七郎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樣，但人厚道著呢。而且他本事也很好，他不但會打獵還會辨認草藥，妳剛才在院子看到了吧？簸箕上曬的那些草藥，拿到鎮上可以賣好些銀子呢，七郎這份好本事，別說在我們朱家村了，方圓百里都沒人比他能幹。」

朱大娘看得出顧雪卿出身富裕人家，如今雖然落難了，但難免心氣高，所以趁機

把謝七郎誇成了一朵花。

顧雪卿默默聽著不言不語，心裡卻道：好個村夫，一面故作對自己毫無想法，一面又讓朱大娘來說媒！

顧雪卿雖然氣惱，心中又有些微妙的得意，之前謝七郎對她愛答不理，她還以為他討厭自己，戰戰兢兢不敢得罪他，生怕被他趕出門，如今看來……

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呸。

謝七郎覺得在自己家裡渾身不自在，便出了門，去了村裡木匠家要了一個恭桶回來。

唉，他現在越發覺得把顧雪卿留下是錯誤的決定。

謝七郎提著恭桶，自覺沒臉在村戶間行走，便繞了遠路，從村外的小山包繞回村尾。

小山包有一顆老枇杷樹，時值春夏之交，樹上枇杷熟了，一串串的黃點綴在樹上，樹下圍著七八個小兒，正舉著一根長竹竿費勁的想把枇杷從樹上打下來，一眼望去，好似一幅鄉野春意圖。

謝七郎不禁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好笑，從前他最不耐煩舞文弄墨，如今倒是有了幾分閒情逸致。

那些孩童見了謝七郎愣了一下，呼啦一下跑到老樹後躲了起來。

謝七郎哭笑不得，他來朱家村兩年了，日常就是去山上打獵、採藥，他喜靜，平日鮮少在村中走動，雖然和村民往來不多，但也從未有過衝突矛盾，這些孩子怎麼這麼怕他？

謝七郎疑惑著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結果觸手便是刺撓的鬍碴，原來是他長得太嚇人了。

不過他也不在意，繞過大樹繼續往前走，這時他忽然想起了昨日顧雪卿捧著青果吃的樣子，她臉小、唇小、腮幫子也小，一口下去吃得腮幫子鼓鼓的，十分有趣。不知道她喜不喜歡吃枇杷？

謝七郎腳下一頓，轉身往枇杷樹那邊走去。

那些孩童見人高馬大的謝七郎走過來，呆滯片刻後不知誰大叫一聲，「大野人來了，大家快跑啊！」

七八個孩子尖叫著一哄而散，四處亂竄跑了出去，其中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心急之下拐了腳，一下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起來。

孩童們止住腳步，回頭去望那個小的，又看看謝七郎，一臉恐懼地想，大野人會吃了小寶嗎？

謝七郎按了按額角，沉聲道：「……想不想吃枇杷？」

孩童們一怔，望向謝七郎的眼神中瞬間少了幾分恐懼，多了幾分期盼。

他們個子矮力氣小，枇杷樹長得高，折騰了半天也只打下一點枇杷，這會兒大人們正忙著農活，沒功夫來幫他們摘枇杷，大野人願意幫忙嗎？

個頭最高的那個孩子約莫八九歲，是個女娃，在這關鍵時刻決定挺身而出，她握緊拳頭望向謝七郎，「你、你願意幫我們摘枇杷？」

謝七郎點頭，「等著。」

說罷，他放下恭桶，三步併作兩步走到樹下，然後擦了擦掌，踩著樹幹上凸起的枝桠，一眨眼的功夫就上了樹。

樹下的孩童都看傻了眼，呆呆地仰頭望著樹上，都沒想明白他怎麼爬得那麼快，難道是野人天生會爬樹？

這時，謝七郎已經折斷一掛枇杷從樹上扔了下來。

見到吃的，孩童們頓時不去想野人可不可怕這件事了，他們一邊歡呼著一邊指揮，「那邊還有！那裡，那裡的果子個頭大！」

很快，謝七郎摘下的枇杷就在樹下堆滿了，他看差不多了，就從樹上跳了下來，從中挑了一掛個頭大的拎了起來，見孩子仍是不敢上前，他也不多說，拎著枇杷放到恭桶裡，轉身就走。

大妞這才敢帶著孩子們靠近樹下，撿起滿地的枇杷，她遠遠望著謝七郎的身影，衝著他大聲道：「謝謝你，野人大叔！」

謝七郎腳步一頓，再抬腳時總感覺步伐輕快了許多。

第三章 關心適得其反

謝七郎拎著恭桶，很快回了家。

他站在院外，瞧見顧雪卿正躺在一張竹椅上曬太陽，那張長竹椅是去年木匠送他的，他擱在堆放雜物的屋子裡，看來是朱大娘找出來了。

顧雪卿穿著一身靛青色的粗布衣裳，或許是因為睡了一晚上又用了早餐，融融春光下，她臉色不再如之前那般青白，而是玉白透著粉，十分嬌俏。

之前匆匆忙忙，謝七郎都沒仔細看，現在總算能細看，只見女人唇紅齒白，五官明媚，如墨一般的烏髮被挽成髮髻，鬆鬆地綴在腦後，輕風拂面，髮絲在她耳邊蕩漾，襯得她整個人說不出的慵懶嫵媚，的確是個美人。

謝七郎邊想邊推開木門，走進了院子。

朱大娘正在灶房生火煮著什麼，聽到動靜連忙走了出來，「七郎，你去了哪裡？怎麼能把雪卿一個人扔在家裡不管呢！她初來乍到，又是失憶又是斷腿，什麼都做不了，你說出門就出門，也不交代一聲，雪卿剛剛以為你把她扔下不管差點哭了。」

顧雪卿臉色微紅，急忙撐著身體坐起來，解釋說：「我沒有！我見他不在家，問問而已。」

她孤身一人，對周圍的一切都很陌生，又只認識謝七郎一個人，見他不在難免會心生恐慌。

謝七郎神色未變，他一手提著恭桶，一手從恭桶裡取出那掛枇杷，遞給顧雪卿，「吃嗎？」

顧雪卿臉都變了，她僵著臉，也不說話，只是瞪著謝七郎手裡的恭桶。

朱大娘也意識到了什麼，大聲質問：「七郎啊，你也太不講究了，你怎麼把枇杷

放在恭桶裡呢，這讓雪卿怎麼吃？」

謝七郎這才領悟過來，連忙道：「這恭桶是新的，從沒用過。」

朱大娘接過恭桶一看，「哎，真是新的，新的就沒事了。雪卿啊，妳別介意，現下的枇杷甜呢，妳多吃點。」

朱大娘說著，把恭桶放到了顧雪卿的屋子裡。

顧雪卿紅著臉，一聲不吭。

謝七郎直接把枇杷塞到了她懷裡。

顧雪卿眉頭依然皺著，就算恭桶是新的她也膈應，這村夫就是粗鄙，怎麼能用恭桶裝吃食，聽著都沒了胃口。

謝七郎見此，像是明白了她的想法，十分氣惱地拎起枇杷扔到一邊的石桌上，「愛吃不吃。」

顧雪卿悶悶地坐在竹椅上，低頭撥弄著手指。

謝七郎瞥了一眼，她手指上那點燙紅的顏色淡了許多，看來應該是無事了。

素手纖纖如玉，這女人遭難之前定是金尊玉貴，嬌生慣養成了這副細皮嫩肉的模樣，如今落到這步田地也是可憐。

青雲山人跡罕至，昨日若不是他恰好上山又去河邊洗澡，這女人怕是早就死了，上天安排他撿了她，他就認命做一回好人吧。

謝七郎心中歎氣，去找了木盆，打了水放到石桌上，然後摘下幾枚枇杷用清水洗了，又送到顧雪卿懷裡。

顧雪卿手裡捏著一枚枇杷，低頭細看，像是不知道如何下嘴。

「剝皮吃。」謝七郎這下是真的想歎氣了，居然連這都不會，她到底是怎麼長大的。

顧雪卿微微點頭，去剝枇杷皮，她動作稍嫌笨拙，玉白的手指很快沾上枇杷的嫩黃汁水。

謝七郎看得喉嚨一動，趕緊撇開目光，走到灶房內，鍋裡有半隻雞，是朱大娘要給顧雪卿燉的雞湯，她受了傷，要吃得好些才能快快恢復。

她看雞湯燉得差不多了，交代謝七郎再煮一炷香就好了，讓他記得盛給顧雪卿喝，謝七郎點了點頭。

「家裡還有活要幹，我先回去了，雪卿，我家就在隔壁，妳有事就大聲喚我，大娘聽得見！」朱大娘說完就要走，卻被顧雪卿叫住。

顧雪卿小心翼翼將還未剝開的枇杷擱在竹椅上，伸手摘下了兩耳的耳墜遞給朱大娘，「朱大娘，辛苦妳照顧我了。」

她醒來時，身上只剩耳墜和脖子上的一條珍珠鏈，除此之外再無其他飾物，她住在謝七郎家裡，男女有別，很多事情都得麻煩朱大娘，所以她想感謝一下朱大娘。

兩枚青玉耳墜被顧雪卿捧在手心，更顯得她素手白嫩。

朱大娘愣了一下，急忙擺手道：「不必，真不必，我就順手幫襯一下，不費什麼事情。再說了，七郎也有給我銀錢，我可沒臉多要。」

顧雪卿伸著手，堅持要將耳墜送給朱大娘。

見此，謝七郎出聲，「朱大娘，妳就拿著吧。」

這女子心性高傲，即便落難也做不出卑微姿態，因而不想虧欠他人，否則也不會一再說要重金酬謝他。

朱大娘無奈地接過了耳墜，「那、那我就拿著了。」

朱大娘走了，謝七郎去灶房照看雞湯，他不懂火候，心裡默記著朱大娘的交代，到了時辰就撤了火，然後盛了一碗雞湯擱在灶臺上放涼。

快到午時了，日頭越來越烈，謝七郎瞧見顧雪卿用袖子小心翼翼的擦汗，想著這女人嬌氣得很，肌膚又嫩，再下去怕要曬傷了。

半晌，他提腳走了過去，這回他學機靈了，走到顧雪卿面前站定，先問：「我抱妳回房？」

等她點頭，謝七郎才彎腰伸手將她打橫抱起。

顧雪卿半邊身體緊緊貼在男子胸前，隔著衣裳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男人身體的強壯以及熱度，不禁又羞又窘，臉都紅了。

謝七郎哪裡知道懷裡女人心中七彎八繞的想法，他抱著她幾步進了屋子，小心將她放在床上。

挨著被褥的瞬間，顧雪卿忍不住抬頭望了一眼，她看到了男子頗為凌厲的眉、鋒挺的鼻梁還有一大片鬍子，忍不住想，若是沒了那些鬍鬚，謝七郎沒準兒有些英俊呢。

謝七郎低頭，視線正好和顧雪卿對上，她故作不經意地撇開視線，但謝七郎卻盯著她臉上瞧。

果然是沒見過世面的村夫，一定是覺得她很好看吧？

謝七郎繼續盯，最後遲疑道：「妳臉上沾了枇杷汁。」

他伸手指了指顧雪卿的臉，然後詫異的看到她原本白皙粉嫩的臉霎時變得通紅。

謝七郎不明所以，也不多話，轉身出去端雞湯了。

過了午時，朱大娘送來午餐，顧雪卿早前喝了一碗雞湯，又吃了幾口糙米飯和青菜就不願再吃了。

這糙米飯又澀又苦，且糙米質地粗硬，顧雪卿每吃一口米飯都要咀嚼好半天，咬得腮幫子都酸了，雖然肚子不是很飽，但她還是不想再吃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謝七郎進來收拾碗筷，見顧雪卿碗裡的米飯才吃了幾口，頓時臉色沉了下來。

「怎麼不吃？」他指著米飯問，她正在養身體，吃的還沒麻雀多，如何養好傷？

「不想吃了。」顧雪卿搖頭，也不想直接抱怨吃不了糙米，畢竟這裡是荒僻山溝，她知道不該強求太多。

誰料謝七郎更覺得此女驕縱不識好歹，皺眉斥責，「朱大娘辛苦煮了飯菜，妳說不想吃就不吃了？」

顧雪卿覺得委屈，抬頭便道：「不是我不想吃，是我咬不動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那麼凶做什麼！」

謝七郎眉心擰得像個山，「咬不動？」

這女人老是挑三揀四，真把自己當成公主了？

「對！我咬不動，米飯太硬、太糙了！」顧雪卿更氣，立即揚高了聲音。

謝七郎臉更黑了，「好，這碗飯妳不吃完，晚食妳就不用吃了。」

他撂下狠話，氣呼呼的走出了屋子，自己這是撿了個祖宗啊，而且還是相當不好伺候的祖宗，瓜果不洗淨不吃、糙米不吃，仙女都沒她麻煩，仙女食花飲露，反而很好照顧。

顧雪卿吃軟不吃硬，見謝七郎如此斥責她，她更是不肯吃。

後來朱大娘過來了一趟，見顧雪卿沒吃多少，問她餓不餓，顧雪卿自然否認，朱大娘便不再多問，又回去自己家忙活了。

此時正是農忙時節，家裡四個男人都在地裡忙活，她在家也有許多活要忙，男人們回來得晚，朱家開火也晚，過了戌時，朱照才送來晚食。

謝七郎將飯菜分了一半給顧雪卿，又將熱好的雞湯盛了一碗一同放入托盤中，端到顧雪卿屋內。

顧雪卿午食本就沒吃飽，這裡又沒有零嘴點心供她消遣，熬到這時已經餓得發昏了。

屋內桌上點了半截蠟燭，顧雪卿坐在床邊，燈光下，美人身姿單薄，面容若仙，謝七郎卻像是沒瞧見一般，音色沉冷地問她，「妳吃不吃米飯？不吃今晚就什麼都別吃了。」

顧雪卿肚子餓得不行，此時此刻也硬氣不起來了，她握緊拳頭，咬著牙道：「我吃。」

好個謝七郎，一個小小村夫居然敢威脅她，待她恢復了記憶，找到了父母，一定要他好看！

見她變得乖順，謝七郎很滿意，他將托盤擱在床邊木桌上，沉聲交代，「這碗飯不許剩。」

說完，謝七郎出去了。

顧雪卿瞪著那碗糙米飯，又氣惱又無奈，落難的鳳凰不如雞，她如今可算是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。

顧雪卿先喝了雞湯，然後專心致志對付糙米飯，用了一炷香的時間她才吃了小半碗，而且腮幫子酸疼無比，整個人委屈極了，險些掉了眼淚。

謝七郎，你就是個臭壞蛋！

謝七郎估摸著時間進來收拾碗筷，見她還在那端著碗細嚼慢嚥，臉色又不好了。

顧雪卿抬眸望他，眸中泛起水光，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」

謝七郎鐵面無情，「不行。必須吃完。」

不過小小一碗米飯，她這麼大一個人怎麼就吃不下呢？這樣下去身子什麼時候能夠恢復？

顧雪卿無奈，只能繼續吃，不過她沒了耐心，也懶得細嚼慢嚥，草草咀嚼幾下就將米飯吞下腹中，刮得她咽喉難受。

謝七郎可看不出顧雪卿的艱難，只看得見她這次不但喝光了雞湯還吃完了飯菜，

很滿意地點點頭，末了還教導她，「米飯粒粒來之不易，即便是糙米也不能嫌棄。」顧雪卿真是怕了謝七郎了，含淚點頭，「我知道了。」謝七郎霎時覺得孺子可教，心滿意足地收拾了碗筷出去。

過了亥時，朱大娘又來了一趟，她端著水盆進屋想幫雪卿洗漱一番，誰知一進去卻發現顧雪卿躺在床上雙眼緊閉，面色痛苦。

朱大娘嚇了一跳，急忙將木盆擱在地上，慌忙跑過去查看，只見顧雪卿眉心緊皺，額間滲汗，眼角淚水漣漣，雙手緊緊的捂住腹部。

朱大娘喊了幾聲，見顧雪卿微微睜眼，急忙問：「雪卿，妳這是怎麼了？哪裡不舒服？」

「大娘，我、我肚子好疼……」顧雪卿咬著牙，音色發顫，她原本腿就痛著，再加上腹痛，整個人難受得幾欲死去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妳別急，我讓七郎去找大夫。」朱大娘正準備去找謝七郎，謝七郎已經從門口走進來了。

他剛才去了後院練功，回來就聽到朱大娘驚慌的聲音，趕緊過來看看。

「七郎，雪卿不知道是怎麼了，你快去請安老大夫來看看吧。」見謝七郎進來，朱大娘急忙道。

謝七郎站在床邊不遠處，望向床榻上的人，眉心再次攏起，怎麼又病了呢？

不但是個麻煩精，還是個嬌氣包。

想歸想，謝七郎只能認命，人是他撿回來的，總不能扔著不管吧，幸好安家村距離朱家村不遠，他讓朱大娘照看顧雪卿，便趕快往安家村奔去。

他腳程快，不多時就到了安家村。

安老大夫見了他，很是驚訝。「怎麼又是你？該不是那個姑娘又病了吧？」

謝七郎點頭，「正是，還請安老大夫跑一趟。」

安老大夫養了一頭驢子，謝七郎讓安老大夫坐上去，自己牽著驢子一路小跑，半個多時辰就回來了。

朱大娘正在給顧雪卿擦汗，見謝七郎這麼快回來吃了一驚，她連忙讓出位子讓安老大夫看診。

安老大夫問診了一番，很快察覺顧雪卿是腸胃痛，於是問她這一日的飲食情況。當顧雪卿提及晚食吃了一碗糙米，吃的時候便覺得難以下嚥，腹中不適，安老大夫了然了，「姑娘因是不適應糙米，剋化不了，應當少吃。」

顧雪卿虛弱的點頭，目光遙遙望向站在門邊的謝七郎。

她明明虛弱至極，面上也淡淡的沒什麼表情，可謝七郎似乎看到了一絲譴責，他有些心虛地移開視線，他是怕她養不好身體才勸著她多吃，沒想到會適得其反。

安老大夫開了藥方後，謝七郎護送安老大夫回家，順便把藥抓回來，這一番折騰下來，等謝七郎熬了藥端給顧雪卿，已經將近三更。

朱大娘早已回去安睡，謝七郎將冒著熱氣的湯藥擱在桌邊，臉色勉強還算平靜。

顧雪卿起初確實埋怨謝七郎逼她吃糙米飯，但眼見他來回兩趟接送安老夫，又親自給她煎藥，心中頓時感激更多。

「那個，謝謝你。」她坐在床邊，垂眸瞧著木桌上的湯碗，輕聲道。

疼過一陣子之後，她現在腹中好受了很多，沒那麼疼了。

謝七郎看了她一眼，神色十分複雜又微妙，說她嬌氣吧，可這次她生病是他害的，他只好硬邦邦道：「不用客氣，妳喝了藥早點休息。」

顧雪卿點頭，抬頭望向謝七郎，「我知道自己給你添了很多麻煩，但你放心，我真的會報答你的，我絕不食言！」

謝七郎不鹹不淡的嗯了一聲，「知道了。」

「……我可能需要一點銀子，就當是你借我的行不行？我以後雙倍，不，五倍奉還。」顧雪卿急忙道。

謝七郎有些疑惑，「妳要銀子？」

顧雪卿羞赧的點頭，「我想拜託你去買點精米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謝七郎哭笑不得。

他倒要看看來日她恢復了記憶，能還他幾個錢，若是她還不來錢，那他就要她……好像也不能把她怎麼樣。

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儘快送走這個活祖宗！

顧雪卿喝了藥，疲憊至極，沉沉睡去，夢中她又回到了那間精美奢華的屋子。

那名婦人握著她的手道：「雪卿，娘親已經為妳相看好了一位公子！」

她感覺到自己嬌羞的低下頭。

婦人繼續道：「妳別不好意思，那可是勳貴世家的公子，娘都打聽過了，那公子模樣好、品行端正，文采也是一等一的好，我和妳爹商量過了，過些日子安排妳同趙公子見一面，妳若是滿意就先將親事定下來。」

天光大亮，顧雪卿悠悠轉醒，她回想著夢中情景，心想自己原來快嫁人了，未婚夫婿還那樣的好。

想到這裡，顧雪卿忍不住笑了，她得趕緊恢復記憶，尋到家人早些歸家，要是耽誤了婚期那可就糟糕了。

謝七郎一早就出門了，他要去鎮上賣掉草藥，再買些精米回來。

臨走前他去了隔壁朱家，拜託朱大娘照看顧雪卿。

朱大娘估摸著時辰過來，端來了一碗雞蛋麵，等顧雪卿吃了麵，她又把顧雪卿背到院子裡曬太陽，然後回家接著忙。

小院裡只剩顧雪卿一人，她覺得有些孤寂，也有些害怕，她躺在竹椅上聽著耳邊的風聲、鳥鳴聲，心想謝七郎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。

就在這時，院門傳來兩聲動靜，似乎有人敲門，可朱大娘總是樂呵呵的，嗓門也大，若是她來早就出聲了。

來人不是朱大娘，會是誰？

顧雪卿小心翼翼撐著上半身坐起來，伸長脖子去看院門外的人，只見木門後探出一個小小的腦袋，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，她臉上沾了灰土，白一塊黃一塊，頭髮也亂糟糟的。

小姑娘正是大妞，她個頭不高，踮著腳尖才能看到院子裡的情景，見到顧雪卿時她神色一呆，脫口而出，「仙女姊姊！」

原來朱大娘說的是真的，野人大叔真的撿了一個仙女回家當媳婦兒！

顧雪卿見是個小姑娘，心神放鬆，又聽到小姑娘的讚歎驚呼，忍不住噗嗤一笑。她本就生得明艷，頓時笑靨如花，滿院生輝，大妞不由得看直了眼睛，仙女姊姊笑起來比春日裡的桃花還好看。

「妳是誰呀？」顧雪卿正無聊，見了這小姑娘便衝她微笑招手。

大妞結結巴巴道：「我、我是大妞，我來找野人大叔。」

顧雪卿立即就知道她說的是謝七郎，她第一眼見到謝七郎的時候也以為他是野人呢，難怪她見了這小姑娘就心生喜歡，原來是英雄所見略同呀。

她抿嘴輕笑，「大妞，謝七郎他去鎮上買東西了，大約要午後才能回來。」

聞言，大妞有些失望，她本想讓野人大叔再幫忙去摘枇杷的。

既然謝七郎不在家，大妞也沒有待著的理由，但她卻有些不捨得，這麼漂亮的姊姊她還是第一次見到，她以前去城裡看到過富戶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卻遠遠不及這位仙女姊姊。

大妞想去院子裡仔細看看仙女姊姊，但又不敢，只能站在院門外踮著腳往裡面瞅，一雙不大的眼睛中滿是好奇。

顧雪卿腿斷了不能挪動，躺在這裡正悶著，見大妞這樣她立即道：「大妞，要不要進來玩？」

大妞眼睛發亮，連連點頭。

「快進來吧，院門沒鎖。」

大妞小心翼翼推門進去，顧雪卿這才看見小姑娘的全貌，她非但個子不高，人也長得有些瘦削，下巴尖尖的，她怯怯的往院子裡走了幾步，卻不敢靠近，看起來有些可憐，顧雪卿頓時心生憐惜。

之前朱大娘怕她餓，給她手裡塞了半根白潤的蘿蔔，顧雪卿咬了一口，覺得生蘿蔔味道有些奇怪，所以一直握在手裡沒吃，當然也不敢扔。

她若是敢把這半根蘿蔔扔在地上，等會兒謝七郎回來肯定又要罵她。

顧雪卿心想，這孩子長得這麼瘦，可能是因為經常吃不飽飯，應該不會嫌棄被她咬了一口的蘿蔔吧？

於是她舉起手中的蘿蔔，「吃嗎？」

大妞的眼睛更亮了，她當然想吃，早食她只喝了一碗米湯，根本不頂餓，肚子早就餓得咕嚕咕嚕叫，所以才會不顧害怕來找野人大叔，想讓野人大叔幫忙摘枇杷吃。

大妞吞了吞口水，有點不敢上前。

見此，顧雪卿聲音更柔了，「別怕，妳陪姊姊說說話，姊姊給妳吃蘿蔔，好不好？」大妞這才敢上前接過蘿蔔，她立在顧雪卿跟前，幾口就將半根蘿蔔啃光吞到肚子裡，速度之快讓顧雪卿咋舌，這孩子是真的餓壞了，大概是這村中太過窮困，小姑娘吃不飽飯吧。

想到這，顧雪卿倒是有些能理解了，難怪她昨晚攔著糙米飯不肯吃，謝七郎會惱火。

見大妞這麼餓，顧雪卿想再給她東西吃，只可惜她什麼也沒有，那半根蘿蔔還是朱大娘給的呢。

「大妞，姊姊剛來這裡，什麼都不知道，妳能跟我說說這是哪裡，野人大叔是什麼樣的人嗎？」

大妞點點頭，把自己知道的告訴了顧雪卿。

顧雪卿從小姑娘這才知道，原來謝七郎真不是普通獵戶，而是兩年前才來朱家村，在此之前和朱照一同在北境參軍。

難怪顧雪卿總覺得他時不時展現出氣勢威嚴冷厲的一面，果然是軍武出身。

大妞陪顧雪卿說了一會兒話就走了，她還得回家去幫娘幹活、照顧弟妹呢。